

THE STORY OF GHEE HIN KONGSI IN PENANG



走近義興公司

陈剑虹 Tan Kim Hong

走近義興公司

The Story of Ghee Hin Kongsí in Penang

TAN KIM HONG 陈剑虹

Copyright © Tan Kim Hong 2015

ISBN 978-967-12954-0-3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Tan, Kim Hong, 1942 -

[Zou jin yi xing gong si]

走进义兴公司 = THE STORY OF GHEE HIN KONGSI IN PENANG / 陈剑虹

ISBN 978-967-12954-0-3

1. Secret societies--Pulau Pinang--History.
2. Chinese--Pulau Pinang--Societies, etc. I. Title. II. Title :
THE STORY OF GHEE HIN KONGSI IN PENANG.
366.09595113

走近义兴公司

The Story of Ghee Hin Kongsì in Penang

著者	陈剑虹
封面题字	张忠和
内页水墨	王澎
封底篆刻	张财
出版	Tan Kim Hong 7, Lorong Kenari 14, Taman Desaria, Sungai Ara, 11900 Penang, Malaysia. Email – kimhongtan80@gmail.com
装帧设计 / 排版 / 印刷	CGT Quick Printer Sdn. Bhd. 62, Rangoon Road, 10400 Penang, Malaysia.

自序

《走进义兴公司》是我个人研习槟榔屿秘密会党史过程中的一个心得报告，是一本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的读物，讨论的对象是义兴公司。槟榔屿义兴公司是19世纪海峡殖民地三州府，和大部分马来土邦义兴公司的渊藪，有其一定的历史定位和研究意义。

回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近50年来的秘密会党研究的中文著作，基本上都以施列格 (Gustave Schelegel) 的《天地会》和萧一山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作为叙说洪门来源和组织的定本。在追溯新马会党的发展上，则多以南洋学会前辈学者有关拉律义兴和海山的血腥战争，和雪兰莪内战中叶亚来收复吉隆坡事件为个案引述，鲜少接触事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复杂版块。一些大量引用英国官员Leon Comber 和 Wilfred Blythe巨著的国内外出版物，则不自觉地附和官方说词，将会党定性为纯粹犯罪组织，或重复‘国中之国’的论调。

30年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在秘密会党的界说，天地会的起源和流变考证上取得重大的突破，影响及欧美新一代的历史学人。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和学术人士也已开始掌握这一新的研究趋势，并且在各自的著作和论文中有所反映。

这本小书不预先设定理论架构，只用历史学的学理勾稽研判和解释档案文献，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蹲点调查和厘清田野资料，坚守‘论从史出’的原则。前三章介绍天地会会簿的传统故事演变，梳理‘康熙说’和‘乾隆说’之间的学术辩证，以及在地的工作者的田野考察成果，和‘顺治说’的创建，凸显会党灵魂人物万云龙近乎历史事实的形象，说明天地会在不同阶段的传播与影响。

第四至第五两章开始走近义兴公司，从早期东南亚的社会经济生态，特别是槟榔屿的开埠背景和人口流动，到义兴公司的

开山，入会议规范式，和盟誓文化，以及它们和闽南、粤东天地会的血脐带联系与异同。

第六和第七章把义兴公司大约近百年的历史，以1850年为分水岭，细分为前期和后期的历史叙事，聚焦在义兴公司如何在当时的大氛围中，运用‘我群’的认知，纾解‘他群’会党的敌视、马来土侯的宫廷政治和殖民统治集团的政策牵制。

《1889年社团法案》的实施，义兴公司的抗辩力争，它的消亡和应变措施，以及洪门天地会——义兴公司的历史遗产的阐述，则是第八章的中心内容。它着重了解和回答天地会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也就是建构19世纪槟榔屿华人性的两大软实力，如何在当今21世纪的华社里赓续与发展。

从收集资料、构思章节、写出初稿，增删修订，到最后的定稿，我试图平衡对义兴公司的历史审判。它见证了个人韬光于斗室，养晦于湖海的十年黄昏岁月。

感谢2003年和我一起抢救名英祠的黄木锦先生，记录木主信息的李秀萍老师、黄文青老师和韩江学院中文系同学，持续追踪报导相关事件的周新才先生和蔡昌伟先生，以及为我提供论文和文献信息的新加坡的李金生先生和叶钟铃先生，台北的陈琮渊博士与刘怡洁小姐，和厦门的陈景熙博士。

感恩老同学郭孝祥先生的无私资助研究和出版经费，以及槟城各姓氏宗祠联委会和新山中华公会的实际道义支持，使这本小书得以顺利面世。

善知识和菩萨们的鼎力襄助，是我个人忍辱精进，回馈社会的推力。

陈朝纪

2014年8月28日清晨于醉石山房

目录

自序	i
第1章 天地会的论争	1
1.1 《西鲁秘事》、《西鲁序》的传说	2
1.2 天地会起源的论争	4
1.3 天地会创会的历史现场	7
第2章 天地会的创建	16
2.1 天地会的创始人	17
2.2 天地会起会的时间和地点	24
2.3 天地会的木杨城	27
第3章 天地会的外播	35
3.1 天地会为什么称为‘洪门’、 ‘三点会’、‘三合会’？	36
3.2 天地会的传播和发展	39
3.3 天地会的组织	44
3.4 天地会的人会议规和卅六誓	50
第4章 义兴公司的渊源	55
4.1 槟榔屿的开拓	56
4.2 义兴公司创会的时空	63
4.3 义兴公司的开山盟主	68
第5章 义兴公司的仪规和组织生态	70
5.1 义兴公司初期的发展	71

5.2	义兴公司的仪规意义	74
5.3	义兴公司的等级结构意义	78
5.4	义兴公司的腰凭、印戳和旗帜	82
5.5	义兴公司的保护神	88
第6章	义兴公司的前期发展	95
6.1	早期领导人的崛起	96
6.2	前期义兴公司与华社的互动	103
6.3	前期义兴公司与华族会党的关系	105
6.4	前期义兴公司和殖民地政权的交涉	110
第7章	义兴公司的后期发展	114
7.1	后期的领导中心	115
7.2	后期义兴公司和华社的互动	128
7.3	后期义兴公司与会党的关系	136
第8章	义兴公司的消亡	156
8.1	跨帮合作的开始	157
8.2	殖民地政府政策的演化	161
8.3	《1889年社团法令》的冲击	168
8.4	义兴公司的历史遗产	184
附录	名英祠木主资料	202
参考书目		210

第一章

天地會的論爭



雲從諸峰出
雨從眾壑流
泉聲是我家
滿目盡生機
好看山裏人
不買花

第1章 天地会的论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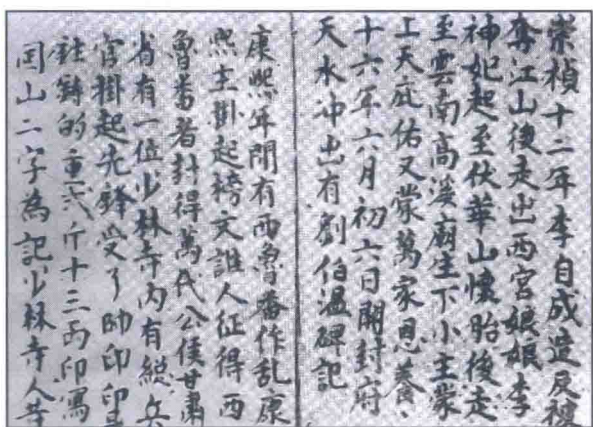
19世纪的槟榔屿秘密会党，多源自中国的天地会。天地会后来别称三合会和三点会，对内则统一称为洪门。这些称谓都和它的内部制度组织演变，以及所用的仪规，隐语和暗号神秘性有关系。

传抄于历史上各不同时期的天地会会簿，从罗尔纲先生最早发现的《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到1985年王运熙先生在广西田林县寻获的《天地会文书抄本》，后来的《姚大羔本》，以及2000年代初出现的《高隐寺抄本》，都是认识洪门天地会历史的珍贵史料。它的《西鲁秘事》和《西鲁序》，盟表，誓词，腰凭和诗歌问答等，是传会的重要媒介。

1.1 《西鲁秘事》，《西鲁序》的传说

洪门天地会世代相传的《西鲁秘事》和《西鲁序》的内容是：康熙甲午年（53年，1714）西鲁国入侵中国，康熙皇帝张贴榜文，用论功封爵作为引诱，广邀天下能人异士领兵抵抗。福建圃龙县少林寺128僧人到北京揭贴面朝皇帝，奏请率兵攻打西鲁国的侵略部队。不到三个月，僧人们剿平西鲁国，凯旋班师回朝，不肯受赏，仍旧回到少林寺修行。后来有奸人张建秋和陈宏两人，入朝暗奏众僧人计划谋反，少林寺因而被焚烧成平地，只有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洪和李式开五人得以幸存，在神将协助下，逃亡到广东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

他们看到一个从水里浮起的白錠香炉，底面出现“兴明灭清”四字，又在受到清兵围剿时，恰巧遇上被赐死的郑君达妻妹祭墓，而得到刻有同样字句的桃李木剑。他们后来遇见吴大成，洪太岁，李色开，桃必达和林永昭另五人，共同结拜盟誓为生死之交。又有龙虎山



天地会首领姚大羔所藏嘉庆16年(1811)会簿之扉页
(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天地会(一)》)

吴天佑，方惠成，张敬昭，林大江，杨文佐的加入，和陈近南的策划，小主朱洪竹与苏洪光的来投，最后大家拜万云龙为大哥，于雍正甲寅年（12年，1734）正式开设山堂，高举义师的大旗。其后万云龙阵亡，众兄弟尊他为祖公。陈近南遣发各人分散到各省隐姓埋名，“等天数应天，顺天行道，设下天地会一个五色旗号，诗句，口白，日后得来认识相逢，反清复明。”¹其中最为洪门兄弟所传颂的腰凭内诗说：“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与众兄弟，后来相认团圆时。”²

和早期的会簿初稿参照的结果显示，后来的定稿本将李神妃在明朝灭亡后出逃的经过加以删除，并把白錠炉底的原文“兴明灭清”改为“反清复明”。它也将西鲁入侵的时间定为康熙甲午年，而第一次的正式会盟则为雍正甲寅七月二十五日。³这些传说的人物，几乎全不见于经史，二个重要日期的更改只能解决叙述上的时间性矛盾，不能从正史或文献档案中取得任何佐证。

1 详见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西鲁叙事》及《西鲁序》,岳麓书社,1986. Pp. 178-186

2 萧一山, Ibid. p.320; Gustave Schlegel, Thian Ti Hwui - The Hung or Heaven - Earth League, Batavia, 1866. (Reprinted) p.29

3 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载《清史研究集.第一辑》,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

1.2 天地会起源的论争

由于《西鲁秘事》和《西鲁序》的神秘迷离，因而对于天地会起源的历史解释，一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引起长时期的学术论争。论者对天地会创会的年代，地点，任务，宗旨及其政治，社会和经济根源，组织形式和思想意识等问题的认识，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秘密会党的性质和功能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蔡少卿先生和秦宝琦先生为代表的“乾隆说”，以及胡珠生先生与赫治清先生领军的“康熙说”，各自依据扎实的史料辨析史实，为上述既有联系，又有分别的秘密会党元素下结论。

“乾隆说”根据的是官书和档案，“康熙说”凭藉的是会党文献和田野考察。综合他们各自的著述，诸如《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地下社会》，《洪门真史》，《天地会起源研究》，《清代洪门史》以及《中国洪门史》等，两说的异同有如下表所列：

异同	乾隆说	康熙说
创会时间	26年（1763）	13年（1674）
创会地点	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	福建云霄高溪庙
创始人	郑开（提喜，洪二和尚）	万五达宗和尚
创会宗旨	抗暴御侮	反清复明

“乾隆说”所依据的清朝地方官员奏折，多是在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51年至53年，1786－1788）后，顺藤摸瓜，审讯天地会成员的供词整理，或事后的实地调查和报告，不是天地会自己遗存的系统档案。在边疆酷吏，好像闽浙总督伍拉纳的严刑逼供下，许多供词的自愿性和真实性颇可怀疑。第二，清朝文网严密，大部分乾隆33年（1768）前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记载，已经无法在档案里找到，而康熙，雍正两朝的原始档案都遗存非常之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少，学者不能单凭乾隆档案，判定天地会在之前并不存在。第三，如果天地会是在嘉庆时期才开始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则距离清朝的开基立国已经是155年，民族矛盾已经缓和，不能接上历史发展的轨迹。它不但忽视乾隆时期发生的湖北马朝柱事件（乾隆12年至17年，1747-1752）⁴，也令天地会成员因造反南逃东南亚，在各地创建天地会山堂的史实，难以解释清楚。⁵



“乾隆说”创始人提喜最先传会的云霄高溪观音亭（引自秦宝琦，《洪门真史》）

“康熙说”所采用的会簿，传说和事实难以分辨，这是长期在隐秘的环境下传递抄写，以讹传讹的结果。⁶ 不过如果用晚清的《西鲁秘事》和《西鲁序》，和万氏集团重要成员降清又反清的事迹互相印证，逃脱的同党亲信获得嵩山少林寺的掩护逃生后，得到道宗和尚的安顿，在云霄高溪寺结盟的一连串事件经过，也就有迹可寻。第二，“康熙说”既有“兴明绝清”，“反

4 胡珠生，《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96。Pp. 17-19

5 详见第4章

6 胡珠生，op.cit. pp. 31-38



“乾隆说”创始人提喜（郑开，洪二和尚）
（引自秦宝琦，《洪门真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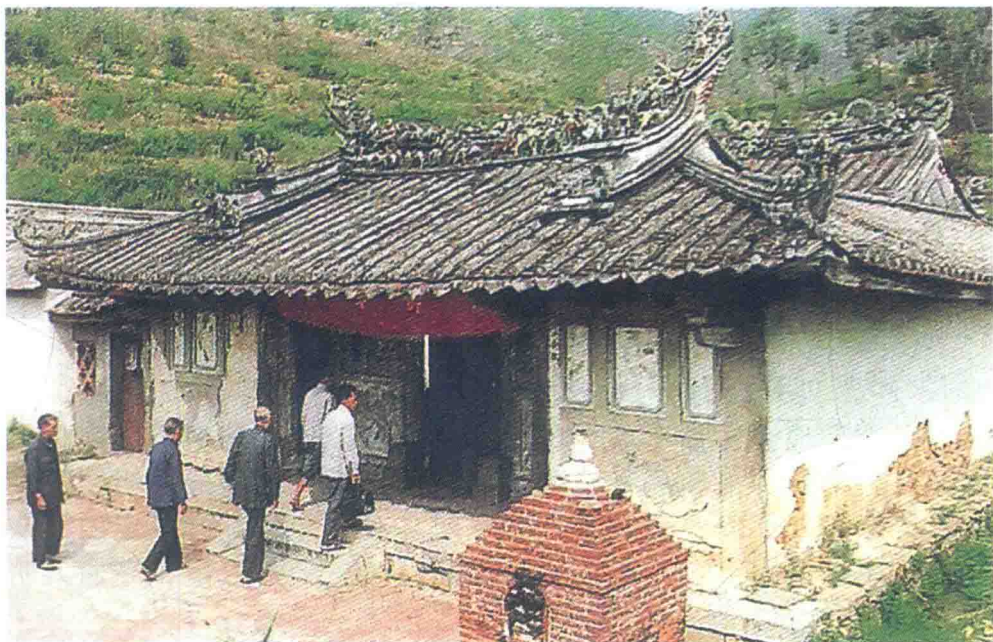
清复明”，“扶明灭清”的口耳相传故事，又有“飞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的具体会书证据，更有执行《大清律例》，“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反未行律处罪”的案例，以及姚启圣在康熙17年至22年任职闽浙总督期间，三件在康熙19年（1680）针对漳州会党结盟的文告为证。⁷

个人以为两种论说都采取一元性的解释，有其优点和缺点。如果以多维的视角处理，把天地会置放在中国大历史的时空环境里，特别是晚明和清初之交，即17世纪顺治和康熙的政治氛围，以及18世纪乾隆统治期

间的经济环境中，剖析它的源头活水，结合历史发展的阶段和特征，兴许更能够找出这一秘密会党的渊源，凸显各时期的领导和他们的活动地区，及会党意识的传播与递变，圆融地解决“乾隆说”的‘抗暴’主张，和“康熙说”的‘反清’议点。事实上，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漳州不断发现天地会文书和遗迹实证后，有关天地会的考证日见丰富，进一步揭开这一秘密会党的面貌。

7 曾五岳，“姚启圣禁结社党文告的启示”，载《天地会探源新考》，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2008。

本章根据上述学人的专著，以及罗炤先生的《天地会探源》调查报告和曾五岳先生的《天地会起源新考》，首先阐述天地会在闽南创建的历史场景，次及天地会的创始人，创会地点和活动地区的历史叙事。



“康熙说”天地会的创会地点 - 云霄高溪村高溪庙（引自秦宝琦，《洪门真史》）

1.3 天地会创会的历史现场

必须了解，《西鲁秘事》和《西鲁序》并不是天地会的信史。基于反清复明的革命政策，和宣传舆论需要，它们既是反清起义的檄文，也是传会的有效工具，虚实相间，平实通俗是它们的特征。它们把神话传说糅合天地会的起会事实，广泛取得团结会众，发展组织的效果。第二，天地会的会簿抄本有一个演进的过程，由简到繁，越简单的越接近原始的手写本。由于文网环境

的复杂，和隐藏创会和传会秘密需要的制约，乾嘉和道光以后的抄本无可避免的添加了许多光怪陆离的内容，以迷惑清朝统治者的严酷侦缉。

漳州的文史工作者曾五岳先生，1991年发表长文，从闽南方言和民俗，地名文物遗存考察，力证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他说明天地会会簿中，包括“西鲁传说”，诗歌，誓词和暗语等，“常常借助于地名的移位，名称的伪托，时间的变换，人物的虚构，和故事的比附来给人们以错觉。例如，高溪庙明明是在漳南一带，它却兜到了遥远的云南以及广东惠州；与天地会起源有关的长（少）林寺，明明在铜山九仙岩和诏安管陂镇，它却兜到了广东，浙江以及福州府九莲山；达宗和尚明明是万礼之弟，它却兜到了浙江太昌府扶婆县；等等。”⁸

史学界现今对天地会之创于闽南漳州一说，多无质疑。一般说来，天地会在福建起会和闽南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态的演化关系密切。晚明鲁王和唐王打败仗后撤兵南迁，福建成为明朝遗老的聚集地方。他们在州府县邑和乡间多有支持者，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试图结合汉族地主阶级和反清志士的力量，夺回大明江山。⁹

罗尔纲先生认为《贵县修志局本》会簿接近于原始手写本，罗绍先生以为它是乾隆时期的抄本，带有雍正时期会簿的特征，是最早的天地会会簿之一。这一会簿中的《反清复明根苗第一》，述说了康熙甲寅少林寺僧众战胜西鲁，康熙皇帝食言，火烧少林寺，五位僧人侥幸逃脱，“走至长林寺借宿，僧长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盘问五人情由。五人告诉前情，后来拜万云龙为大哥，在高溪起义。”¹⁰

8 曾五岳，“天地会源于福建漳州考”，原刊《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后载《天地会起源新考》，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2008. pp.1 - 18' ; 82 - 83.

9 胡珠生《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pp. 82 - 86.

10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0. p. 34

另一方面，胡珠生先生以为嘉庆16年（1811），清廷在在广西东南州掳获的《姚大羔本》更为简洁，严谨和完整，是更为原始的天地会会簿。¹¹ 它叙说西鲁番作乱部分，并没提到火烧少林寺。¹²

事实上根据考证所得，清朝并没有火烧嵩山少林寺的记载。福建南少林的地理位置，到现在还是有所争论。最具历史文物实证的仙游九座寺，或泉州林泉院等都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在清初的福建，东山岛上的长林寺，在康熙3年（1664）的严行迁界事件中，被摧毁火烧是唯一有史可证的事件。因此，会簿中火烧少林寺并不是完全的无中生有，而是影射这年发生的火烧长林寺，逼使僧人逃亡的残酷事实。¹³

西鲁传说在顺治和康熙年间曾经在闽南一带谣传一时，‘西鲁番’实际上是‘西虏番’的讹音，其名字和入侵中国故事，在杨英的《先王实录》和江日升的《台湾外记》皆有记载。永历9年（1655），郑成功在给福建巡抚和泉州镇将的函件中有提到此一谣传。康熙13年（1673）吴三桂论天下形势时也说“西虏久已觊觎中国。”一直到康熙27年（1688），福建莆田县还流传着西虏强逼索取民间美女的事。¹⁴ 西鲁传说之成为会簿的首要部分，也是清初民族大屠杀和高压政策下的结果。早期天地会的领导为了隐蔽秘密会党的创始人，创会时间和地点，而不得不采取保密措施，寓真于假，似真亦假的创作方式，模糊敌人的视线和聚焦重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天地会会簿上都提到万云龙大哥。他在西鲁传说中的地位虽说是会众内部代代相传，其原型却一向被层层的神秘色彩所包围。历史上，万云龙是真有其人，是

11 胡珠生，op.cit. pp. 40 - 42

12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op.cit. pp. 3 - 5

13 曾五岳，op.cit. pp. 81 - 82.

14 曾五岳，op.cit. 赫治清，吴兆清，《中国帮会史》，文津出版社，台北，1996. P.33

清朝初年活跃于顺治康熙年间的传奇江西反清领袖，但是和闽南的万云龙没关系，是同名异人。实际上，长林寺僧长达宗和尚，就是会簿上的万云龙原型。为了激扬会众的斗志和反清决心，会簿的创造者和传抄者，塑造了一个标杆式的英雄人物——达宗和尚，强化会党的凝固力，一些抄本甚至把万云龙当作是达宗和尚的绰号。

会簿上的达宗和尚原来是长林寺的住持僧，是天地会的创始人，义兄弟在他死后为他立下一块十六个字墓碑“受职长林寺，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和尚塔。”每个字都有三点水旁，一些会簿则是收纳同样是十六字加三点水旁的“受职长林寺 达宗公墓向塔开山第一枝。”的碑图，并且创造了“四十八点为万”的会党文化符号。会簿的西鲁故事和许多的问答诗句中的万云龙，就是长林寺开山僧长达宗和尚。¹⁵



(引自Gustav Schlegel, Thian Ti Hwui - The Hung or Heaven - Earth League.)

这是1851年流传于海外的会簿，

传抄的文字有所不同，是：

“受职少林寺，开山齐一池，达宗公和尚处。”
或许是间接说明长林寺即为南少林寺的旁证。

¹⁵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op.cit. p. 35；萧一山，op. cit. pp. 179, 184.